

十二小錢標

四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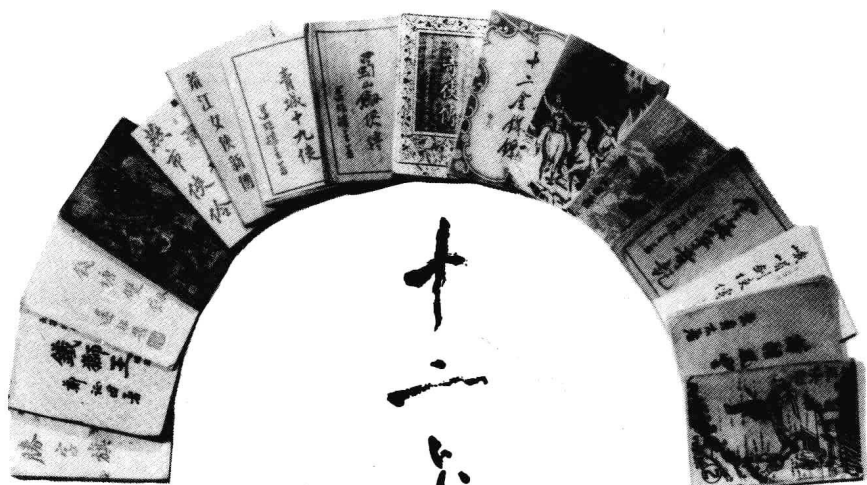
近代中國武俠小說名著大系

原著 白羽

批校 葉洪生



近代中國武俠
小說名著大系



十二小錢標

四

原著
批校
白羽
葉洪生

73 · 12 · 0724

· 8404316 ·

近代中國武俠小說名著大系

十二金錢鏢第四冊

著者 白羽

批校者 葉洪生

發行人 王必成

出版者 聯經出版事業公司

台北市忠孝東路四段五五七號

電話：七六二七四二九

郵撥：〇一〇〇五五九一三號

行政院新聞局登記證局版台業字〇一三〇號

保有版權·翻印必究

中華民國七十三年十二月初版

定價：全七冊新台幣八四〇元

第二十五章

覆巢奔異方孤檠洒淚 避嫌離客館單舡投親

果然李映霞失聲一哭，引起村中人注意來。李映霞強嚥悲痛，要到火場，尋找他胞兄李步雲的屍體。對楊華掩淚說道：「這麼看起來，我全家俱遭毒手了；只剩下我一個無用的孤魂遊魂，還要這性命做甚麼？楊恩兄，勞你捨死忘生一番搭救，我如今卻是存身無地，求活無路了！我一個女流，我怎麼好啊？」說著，又忍不住悲泣起來。

玉簫杆再三勸阻，只催促李映霞快走。先離開這柳林莊附近，免得叫村中人看著可疑；若是湊過來一盤問，可就生出枝節來了。至於訪問李步雲的生死，楊華都攬在自己身上。

李映霞被楊華一疊聲的催嚇著，不敢不走，只得忍痛掩淚，隨著楊華走上大路。約摹走了半里多地，已離開柳林莊。李小姐嬌怯的身體，早已鼻窪鬢角沁出汗點，嬌喘吁吁的，越走越慢。玉簫杆看著好生不忍，只是倉卒間沒有地方僱車，也是無法。李映霞惦記著她母親的生死，對楊華說：「往黃家村，可是這麼走麼？」她的意思，還是想到黃家村自己家中，看一看究竟。

楊華嘆息道：「李小姐你看，賊人如此兇狠，把你令親梅家都放火燒了；我說句不怕教你

難過的話吧，你府上此時決計去不得了！為今之計，最好我們先找個落腳地點，你先避一避；然後由我到你府上打探打探去，比你自己去方便多了。李小姐你想想看，近處可有親友能夠投奔的嗎？我可以把你送了去。」

李映霞不禁淚落如雨道：「連您也這麼說，我的母親一定也害在賊人之手了！我們本是南邊人，這裡那有親戚呀？我先父做知府，不幸與豪紳結怨，罷職還鄉，半路上被仇人追尋來。我們沒法子，一路逃躲，才投奔柳林莊我梅大哥家來避禍。想不到仇人不饒，追尋不捨，連梅大哥也跟著被害。我在此舉目無親，除了蕭大哥，我連一個倚靠的人也沒有了！」

玉簫杆楊華聽了，不禁代為扼腕，道：「小姐不要太難過了，既然如此，我們第一步還是先投店。」

李映霞此時六神無主，徬徨無策，把楊華當做主心骨看待；他說話，自己怎好違拗？只得依著楊華的主意，不回黃家村，先找存身之所。又走了一段路，僱著一頭小驢，逕向縣城走去。不一時來到郊城城內，找了一家店房，名叫三星客棧，佔了一明一暗兩個房間。店家見這一男一女形色惶惶，頗覺可疑，便來盤問底細。

楊華忙說：「是往鄉間探親，半途遇盜，連車輛牲口全被劫走了。幸而我手下還有點功夫，才把我這妹子救出來。我們現在打算進城報案，不知道地面上緝匪追賊，可容易辦麼？」

店家搖頭道：「這可不大容易。近來地面上不很太平，路劫盜案月月都有，破案的可真不多。」這店家口中說著，卻偷眼打量李映霞。看她身穿重孝，面有淚容，和楊華的神情迥乎不

同；心上疑疑思思的，跟楊華談了一回，問了姓名，寫了店簿走了。

玉旌杆吃完飯，精神疲殆已極，囑咐李映霞在內間房歇息，他要出去打聽打聽去。李映霞眼巴巴看著楊華道：「恩兄，你可是要上黃家村去麼？」楊華道：「回頭就去。」

玉旌杆走出店外，看了看天色，已近申牌時候了。忙將自己那個銀扣帶和玉牌子解下來，拿到城內當舖，只當了十幾兩銀子，覺得不甚夠用。但是他身邊現放著還有三十六粒金珠，是白雁耿秋原奪劍之後，硬給留下做酬謝的，緊要時儘可變錢使用；另外還有自己的一顆珍珠帽正。

楊華隨蕭承澤動手救人時自己曾將行囊銀兩，潛藏在樹林隱蔽處，此時雖然未必失落，也無暇再去尋找。好在自己身邊還有這些珍物，所以心上並不著急；著急的乃是如何安插這陌路搭救的難女李映霞。玉旌杆把這當來的十幾兩銀子，拿買了幾件衣服，和一份行李。又給李映霞買了件外罩的衣服，和手巾、木梳。然後自己備辦了一些膠泥、棉紙、槐豆等物，便一逕回店。

到了店房，只見李映霞在內間側臥著，低聲呻吟著。看見楊華回來，坐起來，向楊華強笑了笑；問道：「您回來了，黃家村離這裡不很遠吧？」看見楊華拿著許多東西，放在外間，猜想楊華還沒有往黃家村去；心中著急，不好催促，不禁微嘆了一聲，臉上一呆。

玉旌杆把衣服手巾等物，給李映霞拿了過來道：「李小姐！……」剛說出來，忙改口道：「妹妹，這是給你買的；你舖上這床被，躺著歇歇吧。」

李映霞皺眉道：「我不累，恩兄一定很累了。唉，我太過意不去了！」

玉簫杆將手向外一指，搖頭道：「不要說了！你不要叫恩兄，我叫楊華，你叫我華哥。」此時李映霞已然掙扎著伸腿下地，兩個人面對面站著。楊華暗觀李映霞，滿面通紅，頭上青筋暴露，鼻孔掀動，氣息重濁，不由暗自著急，看樣子，映霞怕是要生病。想她一個閨門弱質，那堪受這等凌辱驚恐？再加上悲憤勞頓，萬一病倒，卻更累贅了。又見她扶著桌子立著，似乎站不住了。

玉簫杆忙將衣被等物放在床上；自己便先搬凳坐下來，向李映霞低聲說道：「快坐下吧，千萬不要客氣，叫店家看著扎眼。……黃家村離此二、三十里地，剛才我打聽過了，今天去實在趕不及了；小姐放心，我明早一定去。你看你腿都哆嗦，快坐下吧。你的神氣很難看，你覺著身上發熱嗎？」

李映霞勉強坐在床邊，低著頭說道：「是的，剛才我要吐，沒有吐出來；我覺得渾身疼，眼睛發脹。」自己伸手把兩腮摸了摸道：「好像有點熱，咳！不要緊的，死了倒痛快了！」

楊華發急道：「果然發燒！妹妹你要曉得，這不是生病的時候！此地也有醫生，待我請一位來。」站起身來，便喊店夥，要打聽醫生。

李映霞很抱愧的攔阻道：「恩兄使不得，不用看，一會就好了！我實在沒有病，不過是折騰的，歇一會就好了。我想明天一早，我還是回黃家村看一看，也許我那苦命的娘還沒有死。」

李映霞執拗的不肯請醫，楊華不好過於相強。想了想，便到藥舖，討來一副成藥，教李映

異哉！何不
多製一些彈
丸？形式主
義害人如此
！

霞服下，催她蒙被睡倒。楊華自己獨坐在外間，喝茶進食。飯後便將槐豆熬出汁，把這膠泥、棉紙都要用槐汁調和了，親自動手，團成泥丸，大小輕重粒粒相同，共做成一百零八粒彈丸。陰乾了，比鐵彈鉛子還堅硬，但是分量不過重，打出來可以及遠。

李映霞這一夜燒得很厲害，玉簫杆楊華無可奈何；次日早晨叫店夥延醫，給李映霞治病。李映霞只是惦著黃家村，啼哭著求告楊華，務必快去一趟。楊華答應了，看著李映霞服藥睡下，親往黃家村。

玉簫杆離店下鄉，一進黃家村，想找個村人探聽探聽，那知村中非常冷靜。直走進村裡，才遇見一個年輕的，提著水桶，到井台打水。楊華忙搶步上前，抱拳動問：「李宅住在那個門裡？」

這個鄉下人看了楊華一眼，道：「我們這裡姓李的好幾家呢。」說著轉身要走。

楊華陪笑著，跟了過來道：「多給你添麻煩啦，我是打聽作過官的李家，老家不在這裡，他是新近搬到這裡的。」

這鄉下人一聽這話，愕然止步道：「你問的是李知府麼？他家裡可是有一位蕭大爺麼？」楊華道：「正是。」

這鄉下少年立刻把水桶放下，把楊華打量了好久道：「你打聽李家做甚麼？我不知道。」原來這個少年當時曾受過蕭承澤的囑託，凡有生人來打聽李家的，不可告訴他。囑咐之後，李宅竟出了岔錯；這少年看著楊華，心裡不免有些疑忌。

楊華很著急的把少年攔住說：「我和這位蕭大爺是朋友，我現在就是有事要找他。我看大哥你不是不知道，你實在是不願意說。我知道李家出事了；要不出事，我還趕不來呢。勞你駕，你只把門指給我好了。」

這少年無奈，方才說道：「反正李家是糟了，還怕人找做甚麼？」遂領著楊華，拐過巷北，往路北一個門口指了指道：「李知府就寄住在那邊，可是李家前天晚上就遭了明火，今天官府已經來驗了。你不看那門口貼了封條麼？」

楊華明知李府上脫不過賊人之手，遂故作吃驚，到門口一望道：「可不是封了門了！他們家裡的人呢？難道全家都教歹人給害了，一個也沒逃出來麼？」

這鄉下少年帶著不耐煩的神氣說：「大概是全死了。聽說不止是匪人；還是仇人；一家上上下下，大概都毀在仇人手裡了。」說著一轉身，提起水桶，撲奔自己家去了。

玉簫杆在門口看了一會，只得又找一個鄉下人，煩他引到地保家中，細細的打聽了一回。據說李夫人是死了，丫環和男女僕死了三個；別的人有的逃了，有的被官傳去了。那地保轉問楊華：「你打聽這個做甚麼？可是跟李家沾親麼？這場命案正沒有苦主呢，你若出頭，好極了。」

楊華忙說：「我只跟李府上住間的蕭承澤認識，我大遠的撲奔來，就為找他謀事；想不到叫我趕上了，運氣太低了。」遂嘆息有聲的站起來。探囊掏出五錢銀子，送給地保；有意無意的向他打聽李夫人也驗過屍沒有？

那地保說：「你不知道李夫人是知府的太太麼？這一場命案案情很重大，是本縣縣太爺親自來檢驗；傳集四鄰，問明底細，大老爺立刻就吩咐免驗，發棺裝殮了。大老爺還嘆息了一陣，堂堂一位知府太太，竟教人戕害了。四條人命非同小可，大老爺很為這案子著急呢。李知府上一個男僕也帶到縣城去了；最倒楣的是房東，也抓去問話去了。據說這案子不只是明火，還恐怕是仇殺，案情很複雜。那個姓蕭的蕭大爺，和李公子、李小姐都失蹤了；還不知是怎麼一回事呢！」

楊華說：「打算到屍場看一看去，不知行不行？因為這李知府也算是我的老上司！我雖然不能出頭替他府上鳴冤追兇，可是我大遠的來了，還想到李夫人靈前弔一弔。不知使得使不得？若是能行的話，我這裡有幾兩銀子，煩你費心給辦一辦。」

地保搖頭道：「這可不是鬧著玩的！縣衙剛貼上封條，沒的你去了，倒找出麻煩來。不瞞你說，別看封門了，近處還有做公的潛守著呢。因為這是一件大慘案，大老爺擔著處分呢；已經立責捕快五天破案，你當是鬧著玩的麼！」

玉簫杆楊華聽罷，盤算了一回，心裡結計著李映霞沒處安插，不由煩躁起來。說了幾句敷衍話，出離了地保家。耗到天亮，四顧無人，暗暗的溜到李宅附近。前門釘著木條，十字交叉的封上了門；四外寂寥，景色慘悽。

玉簫杆暗嘆李映霞家敗人亡，雖叫自己救出來，可是孑然一身，無倚無靠；遇著這樣凶慘的際遇，跟隨自己一個陌生男子，怎教她不痛心短見？楊華繞到房後，此時天色已黑，鄉下人

本來早睡，又遇見兇殺案，四面早已闐然無人了。

楊華抬頭看了看牆，只有一丈多高；撩衣襟，一縱身竄上去。趕緊越過後坡，扶房脊往院中一看。院宇沈沈，院內拋棄著一堆堆的溼棉絮，一領蘆蓆舖在地上，地上有許多水跡，靠牆角堆著幾件衣服，一望而知是驗屍的遺痕。各房倒鎖著，都用木條釘了，上面也貼著郟縣衙門的封條。

楊華翻下身來，到院中一尋；內外堆滿亂七八糟的東西，和染有血跡的衣服；卻是院中並沒有停屍的棺木。來到上房門口，從門縫內一望，不由觸目驚心；堂屋中竟排放著四口白碓棺材。更兼天色昏黑，全院中死氣陰沈。

楊華雖是少年武士，到此也不覺森然毛戴。遂轉身到廚房，尋著了火鏟火石，打著了火，把半段殘燭點著；來到上房，將門弄開，借燭光一照。這才看清每口棺木，全有一塊木牌釘在棺材上，上面有墨筆寫的字。一口的李宅甲僕張升，年五十三歲，江蘇人；一口是前任濟南府正堂李建松之妻王氏，年四十八歲，沒有標籍貫；又一口標著使女李春喜，年十七，也沒有籍貫。還有一口棺材，標著女僕張方氏，年二十四歲，江蘇武進縣人。

玉旛杆楊華已然完全察看明白，剛要轉身；忽聽後面怪叫了一聲：「好大膽的賊！」楊華吃了一驚，原來是從隔壁房東院內竄過來兩個人，手中拿著鐵尺，正是縣衙門派來守案的官人。玉旛杆忙將蠟燭吹滅，挺身一躍，竄上牆頭，翻牆跳到外面去了。

兩個官差追趕出來；玉旛杆不願惹麻煩，急忙繞著村子一轉，抓個空，一逕逃去。出離村

口，趕奔城門；回頭一望，已將官人落遠了。楊華便將長袍放下來，踱進城去。卻喜湊巧，城門還沒有關。楊華回轉三星客棧，到房間內；只見李映霞燒已減退，正在獨對孤燈，眉峰緊鎖，滿面含著愁容。一見楊華進來，趕忙站起來，向楊華問道：「華哥，教你受累了，你可看見我家裡怎麼樣了？」

楊華嚥了嚥唾沫，先請李映霞坐下，然後自己也坐下，慢慢的說道：「霞妹，你的病可好些了？」

李映霞扶著桌子，點了點頭道：「好了，沒有病了。華哥，我問你，黃家村到底怎麼樣？我看你有話不說，我那娘真非真個沒命了？」

楊華道：「唉！霞妹，事已至此，你就不必細問了。……我現在問問你，你在近處，有可以投奔的親人麼？」

李映霞頓時眼珠一呆，淚如雨下；再也坐不住，湊到楊華面前，顫聲說道：「華哥，你務必告訴我，我好死心。到底我的娘怎麼樣了？可是教賊剝死了，還是也教賊擄去了？好華哥，你告訴我，我知道沒好，但是我也得明白明白。」

楊華嘆口氣道：「我看見令堂的棺木了！」遂將所見所聞，低聲告訴了李映霞。李映霞本已料到不幸，現在不過是證實了。又問到她的哥哥李步雲和蕭承澤，也都沒有尋見。

李映霞自知身陷絕路，不由的失聲痛哭起來。楊華忙在旁勸解道：「小姐快不要啼哭，這是店房，教店家聽見了，又多一番猜疑。現在事已至此，徒哭無益，還是想一個正經主意要

緊。」

李映霞不敢哭了，咬著手巾，強咽悲聲，這無聲之泣更是摧肝斷腸。想到自己骨肉親丁俱皆殞命，前途茫茫，誰可倚靠！這就在一個男子，也是一籌莫展，何況李映霞不過是十七歲的一個弱女？眼望著楊華，脈脈無言。楊華問她要主意，她那有主意？就有主意，這造次之間，怎好對楊華說呢？

這一夜，李映霞直哭到三更天；把個玉簫杆楊華直哭得頭上冒火，背後負芒，起坐不知所可。勸慰的話已然說得無可再說了，搔頭呆了一會，只好退到外間來，和衣倚在板鋪上，自己盤算自己的主意。

月前陌路援救一塵道長，落了個徒勞無功；現在搭救李映霞，又落了個攔沒處攔，放沒處放。在急難時，倒沒有甚麼；現在人已救出來了，一個少女，一個孤男，在店房中一住，又沒處投奔，這可是……玉簫杆不禁急出一頭爆汗來，反來覆去的想，要替李映霞籌劃個善處之法，一時竟無良策。他這時精力疲倦到極處了，一陣陣心血上沸，強自警醒著，不敢睡去。見李映霞這麼悲痛，生恐她一時心窄，弄出意外來；那豈不是又落個白忙，還要打拐騙人命的官司呢！

那李映霞在裡間床上坐著，吞聲悲泣，哭了又哭。半晌，沒有動靜了。玉簫杆忙站起來，向內一望；只見李映霞兩眼紅腫，眼睛呆呆的看著燈光。燈光淡黯，李映霞枯坐失神，寂然一動不動。玉簫杆輕輕的說道：「李小姐，睡吧，天不早了。有甚麼辦法，明天再想吧！」

李映霞蹙然回頭，對楊華慘笑了一聲道：「我睡麼？……」恍然若有所悟的，欠身說道：

「華哥你還沒睡？快歇著去吧，我這就睡了。」

李映霞走下床來，把內間格扇掩上，加了門；把燈撥得小一點，自己和衣倒在床頭，把被搭在身上。楊華這才放心了，也就倒在外間床上；不知怎的心中只覺煩燥，直到將近四更，才朦朦朧朧漸欲睡去。

忽然，迷迷糊糊的覺有輕微的腳聲；楊華一驚，將眼睜開，只見李映霞小姐躡手躡腳的向外間走來。楊華暗想：「她要作甚麼？」玉簾杆將眼微闔，欲觀究竟。只見李映霞姍姍的走到楊華床前，欲前又縮的怔住了。

楊華默想：「難道他要自盡，來偷看我熟睡了沒？」正想著，李小姐遲疑了一回，忽然伸手到床前，很輕巧的探著身子，把床裡邊的那床薄被拉到手裡，輕輕抖開，輕輕給楊華蓋在身上。

玉簾杆這才明白，她是怕自己凍著。雖在裝睡，楊華卻也不由得臉上一陣發燒，心頭小鹿怦怦的跳動。自己越發的不敢動轉，把眼閉得緊緊的；這薄被才加在楊華身上，不止身上爆熱，就是兩隻手也握著兩把汗。楊華閉著眼，覺得李映霞在床前呆了一呆，一扭身走開了。

楊華將眼微睜，看見李映霞奔向堂屋門。這堂屋門沒有上門，只風門掩著。門窗紙破，夜風清冷，簌的吹來，桌上的油燈被吹得火燄搖曳不定。李映霞輕移蓮步，走向門前，伸手將兩扇板門輕輕的對上，方要嵌上插管，忽的似有所感觸，回頭瞥了一眼，忙把已經掩好的門扇又略微拉開了些，只虛掩上。慌忙的轉身，奔回內間來，把格扇關上。

李映霞來到裡間，把燈挑亮，也和衣睡倒。心中尋思：楊恩兄和衣而臥，門也沒關，就睡著了；他未必是倦極忘記了，恐怕也是有心避嫌。因而想到自己適才的舉動，驀地耳根發燒，覺得自己未免忘情了。一念及此，不由一陣難堪。自己是個少年女子，慘遭大難，被人家一個年輕男子，背負奔逃好幾里地；又一同寄宿在店裡，這是眼前現在的事。……以後呢？母兄俱亡，孑然一身，全家的仇恨，自己的歸宿，將來交給誰呢？楊恩兄看起來人很正派；但是，人家二十七、八歲了，據他說，他是游擊將軍之子，他焉能沒有妻室呢？……

這一夜，李映霞思前想後的籌慮；籌慮到極處，不由淚下沾巾。把雙手交握著，指爪幾乎掐在掌心裡去，總覺自己將來沒法子善處。那外面的玉簫杆楊華，親見李映霞替他蓋被，心神也是惶惶的，又不由得懷然有些戒懼之念，臥在床上，也是思前想後，沒有好法子安插李映霞。

雞聲報曉，店院中已有夥計起來掃院子了。忽看見楊華這屋內，燈火猶亮，門扇未關。店夥們本已覺得這一男一女有些異樣；由於好奇心支使，走來一個店夥，隔紙窗往內探看，又咳嗽一聲。楊華一翻身坐起來，很懊惱的說：「誰？幹甚麼？」

店夥無可置答，故作驚訝說：「嚇，客人，你老沒關門就睡了？燈也沒熄，這可不是鬧著玩的，萬一有個小毛賊甚麼的；……」

楊華冷笑道：「我們現在甚麼也不怕，已經教賊劫得甚麼也沒有了。」隨叫店夥打臉水：「我們回頭要動身出城呢。」其實楊華並不忙著趕路，不過把店夥放進來，為得是遠避嫌疑。此時李映霞聽見動靜，也起來了。下床將內間格扇開了，手掠鬢邊，走出內間門口。向楊

華瞥了一眼，說道：「華哥，你老早起來了。」想說句感激不安的話，竟澀澀的說不出口來。微啟朱脣，吁了一口氣道：「華哥沒有睡好吧？為了我，倒教您……」才說得這兩句，驀地紅了臉，手扶門框，訕訕的把眼睫垂下來。

楊華看李映霞鬢髮略整，已不似昨日那麼散亂；卻是眼圈微青，眼皮浮腫，那樣子很顯得憔悴可憐。楊華站起來道：「霞妹，今天覺得好些不？還燒麼？」李映霞把頭搖了搖，悽然道：「苦命的人再不會死的！好多了，倒攪的華哥也跟著熬夜。」

楊華想起昨夜之情，看了看那床薄被，仍堆在床上，也不禁臉紅了。遂衝著桌旁椅子一指，說道：「請坐，我看霞妹還帶病容，你還是再睡一會兒才好。」李映霞笑了笑，道：「不睡了。我看華哥您臉上的氣色也不很好，要不要你再睡一會吧？我進去，不礙事的。」

正說著，店夥已打來一盆臉水。楊華向裡間一指道：「端到屋裡去。」容得店夥退去，楊華便對李映霞說道：「霞妹先洗臉吧。既然不睡了，回頭我給你買點心去。你昨天一天一夜一點東西也沒吃，這是不行的，總得好歹吃一點。」

李映霞卻將臉水端了出來，放在方凳上，要請楊華先洗臉。楊華又給端回去，低聲說道：「霞妹，快不要這麼客氣！這一來謙謙讓讓的，倒不方便；叫店家看了，也不好。你我患難相逢，只索做出同胞兄妹的樣子來才好。你先洗著臉，我給你買點心去。」不容分說，楊華站起來便走出去了。

李映霞赧赧的聽了，趕緊把臉盆端到屋內，閉上格扇。有楊華買來的手巾、木梳，便把臉

擦了一把。兩眼覺著乾疼，用熱毛巾搥了一會子；然後用木梳把頭髮梳了一梳，覺得精神清爽些，只是還覺得一陣陣頭暈腿軟，自己的手腕也有好幾處擦傷。李映霞生性好潔，梳洗已畢，看見自己衣服縐了、髒了，竟沒有可以更換的小衣；只有楊華給買來的一件外罩衣，忙著更換了。

不一時，楊華買來許多食物，熱騰騰的端來，放在外間；手彈著格扇道：「霞妹，吃點心來呀。」

李映霞走出來一看；楊華買來兩盤包子、兩碗豆漿，慇懃勸李映霞食用。李映霞虛火上浮，口說不餓，實在是心裡很空，只是不好意思兩人共桌而食。楊華只顧催她吃，卻忘了這一節；只一疊聲的說：「快吃吧！趁熱吃。你一天一夜沒吃東西了，身子要緊。」

李映霞無奈，掂了一個包子，走到內間拿著吃。楊華這才省悟；忙將一盤包子、一碗豆漿，親手送到內間屋來，說道：「你在這裡吃，我在外面吃。」

李映霞不好過拂楊華的意，勉強把豆漿喝了，又把包子吃了兩個，覺得精力恢復了些。玉簾杆楊華卻覺得很餓，大吃了一頓，把包子都吃了。李映霞看了看自己這一盤包子，剩下一半多，楊華那裡卻一個沒剩。李映霞忙把包子端出來，放在楊華面前；道：「華哥！……」

楊華抬頭看了看，說道：「你怎麼剩了這些？再吃兩個。」

李映霞皺眉道：「就是這幾個，我還是強嚥下去的呢！你吃了吧。」

楊華笑了笑，把李映霞剩的包子也都吃了。李映霞看著楊華如此饕餮，心中覺得奇怪：「